

2013
2013
文史資料

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共三明侗族自治县委编

三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三月

责任编辑 吴大贤

三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印 刷：靖州印刷厂

准印证：湘怀地准字(92)第8号

开 本：32开 字数82千字

印 数：1000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三次战役的回忆	莫虚光 (1)
缅怀载自振烈士	曹泽民 (7)
回忆李汉林同志	易显斌 (11)
梁志高弃职潜逃	吴世华 (15)
处决杨正平的经过	兰义香 (17)
死而复生	何耀光口述 何木林整理 (20)
八江之战	杨雄新 (22)
入朝	唐瑞玉 (24)
难忘的战斗岁月	梁治安 (26)
我在高培养伤的时候	唐瑞玉 (29)
“新进会”的二三事	覃国光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第八独立纵队第二支队司令部布告	吴大贤 吴仕德录供 (37)
新寨岗的追击战	曹俊荣 (39)
梁光勋支队缴械的经过	侯顺清、唐志宗 (40)
土匪在合洞暴动	吴天荣 (43)
回忆撤出古宜的行军途中	梁 谊 (46)

三次战役的回忆

莫虚光

一九四九年四月举行革命武装暴动成功，进驻县城古宜十多天，成立领导机构后，即分散到农村开展活动。我们第一纵队到榕江、苗江一带，第二纵队到程阳、斗江一带，第三纵队到老堡、板江一带。我回到良口两天接到载自振来信说要我下河口有事要商量。我大约在四月廿六日到河口才知道陈志鸿给人带信来，说伪专员罗浩忠已带兵前来“进剿”，希望我们下山，听从政府调遣，保证人身安全……等等，意思就是劝我们投降。当时是邓鲁之和载自振接见送信人，信是写给荣成礼司令的。怎么办？第二天，在白云山下的竹瓦寨召开两部大队长以上的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坚持斗争到底，决不上当。最后给载自振执笔以荣成礼的名义写一封复信，叫陈志鸿不要干扰我们的事，叫罗浩忠赶快撤离三江。

当我们听说罗浩忠要来已有准备。给欧文光部在和平一带伏击他，荣部在板江一带阻击他。我们莫部则配合荣部的行动。联席会后，荣部的同志过河翻猫耳山，登上板江后面山的高地，我们则绕过大德登西门岭，居高临下，用重机枪威胁板江丹洲的河边，对板江形成包围。我们不打算和他们打硬仗，准备四面八方开枪，显示我们的力量，干扰他，把他赶跑就

行了。战斗打响后，我们的步枪手枪射程有限，伪兵不但武器好，还有大炮。当他们发现我们的重机阵地时，连续向西门岭吊炮。打伤我们三位战士。覃木生同志被炮击牺牲。有的新战士还说：“敌人用的是什么枪？两头响。做不得。”因从未见过炮，有点怕。打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撤退，荣部退回板必，我们退过大德，在大德买了一副棺材，将覃木生同志埋葬。

我们回到良口休整两天，听说欧文光他们已经到同乐。我们就把队伍开往同乐和欧部会师。当时听文光讲，有消息说韦健民要在端午节登台当国民党县长。大家都很气愤，认为梁志高被撵跑了，又来一个韦健民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一定要把他打倒。当时两部已有五六百人，战士们可说是斗志昂扬，敢打敢拼。我们也考虑到，韦健民身边的自卫队那是不在话下的。问题是罗浩忠带兵来拥他上台。听说有一个营伪保安队，还有一个加强连，要攻进古宜城也是不容易的，打与不打，在同乐还没有最后决定。第二天我们开队伍上桂书、弄底，打算翻过八江。晚上在桂书最后决定攻打古宜，攻得进更好，攻不进也给韦健民一个下马威，显示我们革命武装的力量，不能让他安然登台。于是我们积极准备，有的配短刀，有的把长柄大刀砍短好背，打算攻进古宜时进行巷战。

五月初四我们出发过八江河，翻弄底坳后，那里有个较宽的草坪，大家在那里休息，文光要我和大家讲点话，于是我对两部的战士作个小动员，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打倒韦健民。因当时古宜派一个姓赖的人来找文光劝降，文光想将计就计，派一二十人背驳壳枪，充当和谈代表先进古宜，然后

搞里应外合，我说如果一进去被他们捉起来怎么办？，在当时也比较幼稚，胆量虽有，谋略不够。

我们到三团后，在古庙那里开会，具体研究攻打古宜的方案。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莫虚日为独立中队长，杨信礼为副中队长。并以莫虚日为首，组织一个先锋队，也就是敢死队，攻打古宜时打先锋。会议最后决定：指挥部设在大头坡，重机组和一百多战士跟我在一起，在高处用重机掩护。杨春支队一百多人从大寨坡进入竹寨攻打伪县府。因国民党保安队的营部在表证校，所以我们的主力从十里盘方向进攻。这一路有文光带的歌部队伍，仁信的第一大队和虚日带的先锋队。晚上从三团出发，队伍人多走得慢，下半夜才进入阵地。天快亮才听见城内响起驳壳枪声，是杨洪宾他们摸进了伪县府门口，被哨兵发现，开枪打死那个哨兵。接着就到处响枪，十里盘这边的枪声最密，天亮了，进街的战士出不来，他们就躲进东冲的阴沟里，第二晚才摸出来。

打到八九点钟，保安队躲在战壕里射击，我们冲不进去。时虚日到大头坡指挥部，会报战斗的情况，说手枪解决问题，又和重机组的同志拿一支步枪去。虚日走后，我看情况不妙。那边杨春他们不响枪声，这边还有二十多位先锋队的战士撤不出来。当时我命令重机射手尽最大努力扫射掩护。千多发子弹已打去八百多发。当时敌人的火力很密，敌人的炮不断的打到我们的阵地上，机枪组转移三个地方，又见王家富同志中弹牺牲。情况非常紧张。时已晌午，又累又饿。只见蒋明同志走过来说：“司令！吃点粽子先。”因当时仗打成这样，我心里很不好受，还大声反问他：“炮火连天的，那有这个事？”他见我脸色严肃，轻声地说：“不

信你看吗，是群众挑来的。”我一看，确实是寨准几个村的群众挑棕粑来。有的用竹筐挑，有的用竹篓挑，一担一担的。我顿时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一一和他们握手表示感谢。在那种情况下群众自动挑棕粑到阵地来，说明群众对我们寄于重望，可惜我们那次没能打胜仗。吃罢粽子已经正午了。看那种情况，不能再打了，于是我下令撤退，我们仍按原路退回八江，一路上有许多同志都看不见了，心情很沉重。后来才知道，杨春他们在下撤退令之前已经退往佳林那边去了。虚日牺牲了，被反动派割下耳朵，连徽章一起拿到伪县府门口高挂示众，还有龙奎、杨光等同志被俘。后来反动派拿他们到渡船头溺水破肚。说什么“看看他们的心红到什么程度。”反动派对革命者是很残酷的。牺牲时虚日和杨光都是十九岁。龙奎刚满十七岁。他们为革命而献出年青宝贵的生命，每当我想起他们时，心情很难平静。

我们回到八江，又听说初四那晚，王松林带自卫队洗劫良口，我们即翻过弄底坳到桂书。在桂书见到我爸和我弟莫虚生等人，他们是在王松林进良口时逃跑出来的，情况清楚了，良口三寨被掳掠、平贡寨的房子被烧。战士们听说后摸拳擦掌，特别是良口子弟更为着急。都要马上打回良口，活捉王松林。大家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连续行军打仗好几天，太疲劳了。于是我和文光、廷瑞、积沛等人碰头商量，决定不要马上打回良口，队伍开到同乐去住，让大家好好睡一觉，派人到良口侦察获得准确消息后，再作出打良口的方案。

我们在同乐休息一天，派甫用去良口打听情况，半路遇上良口有人专程来会报，说敌人在良口掳掠一天，已经退上

洋溪去了，现住在洋溪和新街两处。

我们获得准确情报后，在同乐研究分工为两路，一路由莫明天和莫仁信带一大队，留守队和重机组下良口，上白毛翻坡到洋溪后面山，居高临下攻打洋溪寨；一路由我和文光带莫部二大队和欧部全体战士，出高培、过晒江翻坡到洋溪旧寨的后面山，攻打新街、旧寨的敌人。指挥所设在洋溪乡公所背后的坡上。初七队伍出发，晚上即对洋溪两寨形成包围。初八凌晨，我甩响一个手榴弹为信号，两边河都打响了。文光带欧部战士从大路攻进新街，一部份从旧寨攻下，敌人躲在泥砖房内进行抵抗，我们的同志打得很勇敢，约打两小时，敌人就退过良培方向的山路，沿河而上，大约有一百多人。而敌人的主力是在对河洋溪寨，躲在许家洋楼里进行抵抗，我们的队伍攻不进，关键时刻重机枪又出故障，河里又涨水，我们的主力过不去。下午，对河敌人有援兵，听见敌人在洋楼里吹冲锋号，估计敌人反扑了，怎么办？在紧急情况下，汉林提议：“标花红，找船强渡，一定要支援一大队……。”他即刻去找来几条木船，时欧部的百多战士表现很勇敢，乘船强行渡河，登岸后，配合一大队发起冲锋，敌人抵不住了，即撤出洋楼，沿河退上勇伟方向。我们有一支队伍尾追上去。大队伍在洋溪休息一下才上去。但敌人不见了，有的翻山过贵州地坪那边，有的沿河退上富禄。我们从勇伟上高安，再上富禄，沿途都不发现敌人抵抗，说明他们兵败如山倒，也跑得快。

我们在富禄住一晚，第二天全部下良口。因为在洋溪时标花红，打仗过后又没钱兑现，有的有点意见。于是我们到良口后想办法，和亲戚石子珍借两千块东毫，奖给强渡过河

的战士。在良口休息两天，文光就带部队队伍进同乐。我们冀部仍住良口。这时，雷剑同志（化名林源）和洋溪保卫队的覃光珍同志到来，这是第二次和雷剑同志见面，他们还带保卫队的一些文件来，问我们部队的情况，连续打了几仗有什么收获和损失？言谈中知道他对攻打古宜有看法，意思是说我们有些盲动、不能和敌人硬拼，他还问我：“如果敌人大兵压境怎么办？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也觉得连续打仗，过于消耗，无多大收获，结果每人只剩下几发子弹，重机枪原有千多发子弹，这时也只剩下几十发了。如果敌人打来，我们也不好对付。雷剑同志走后，第二天荣成礼和邓殿文从板江上来。那时他们也是攻打板榄回来不久。子弹也不多。我们在一起商量，总结前段情况和研究下一步的做法。都认为要改变战术，不能硬拼，当务之急是设法弄到子弹，于是我们决定派兰凯副司令外出采购弹药。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没有经验，勇敢有余，策略不足，付出很大的代价。

（本文是杨梅根据虚光口述整理的未经本人看，如有不符之处，整理者负责）

缅怀载自振烈士

曹泽民

载自振同志是广西百寿县（现永福县）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桂林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受到进步师生的影响，思想上向往革命，并从事一些进步活动。桂师毕业后，到百寿县城附廓表证中心校任教。这段时间，他组织同事秘密开展反蒋活动，并曾奔走柳州、广州、香港等地，寻找党的地下组织进行联系。一九四七年四月因策划雅瑶乡武装暴动未成，被国民党政府追缉，他和邓鲁之、林永东三人逃往三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三江曾与地下党负责人梁华新同志取得联系。梁离开三江后，他结识三江进步人士荣成礼、莫虚光等同志。由于大家志同道合，很快成为知交。于是共同商议、积极准备在三江举行革命武装暴动，经常奔跑于板壁、良口等地，具体商量暴动的有关事宜。一九四九年四月。先后在良口、六孟、林溪举行武装暴动成功。当时载自振同志和邓鲁之、林永东等人都亲身参加六孟暴动，活捉伪县民团副司令曹正刚，取得了第一个战役的大胜利。当莫虚光、荣成礼、欧文光领导的三部队伍先后集中县城古宜、成立“湘桂黔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时，载自振同志受任为总队的副参谋长。之后他一直在荣部，和荣成礼同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一九四九

年农历八月中旬，在丹洲水平岭上和国民党正规部队打仗时，司令员荣成礼同志壮烈牺牲了，作为副参谋长的载自振同志，其心情如何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在那种战火纷飞的环境下，根本不能开追悼会或举行葬礼。载自振在掩埋同志的尸体之后，悲痛之余，写下了“哭大哥”的这篇文章，表露了他对战友的怀念和对革命前途的负重心情。但这篇文章既无处发表，也少有人知。一直藏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文章最后写道：“剩下这复杂的队伍，好像失了舵的小船，何时才登到彼岸？！”作者多么渴望胜利的日子早到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解放军来了，三江解放了，革命胜利了，三部的队伍改编为县大队和独立支队，许多同志分配到地方行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载自振同志被委派为富禄区区长。一九五〇年土匪暴乱，县人民政府撤下丹洲，当时我和余功胜在县大队工作，载自振同志在县人民政府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记得有一次载自振同志编一版墙报，柳政委看见了，赞扬墙报的内容写得好，编排也好。问我“是谁排版的？”我答“是载自振同志”。过后我对载自振同志说，“柳政委赞扬墙报编得好，很欣赏你的文章……”。他只是笑笑，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之间有过数次谈心活动。我说在学校时看过“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后参加柳北三大队。他说我走对路了，鼓励我要努力工作，也谈他自己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总之，和他相处使我受到鼓舞，心里对他感到佩服。可惜由于工作任务不同，我们不能常在一起。我是在连队搞事务工作，他是在政府搞群众工作，经常下乡。五〇年秋的一天，他下乡去六孟，在丹洲上边的白老鼠被土匪袭击，时只有他和通讯员二人，绝不屈服，英

勇搏斗，最后光荣牺牲。噩耗传来，有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万分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干的革命同志。从那以后，再也看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

一九六七年，我下乡到白言，住在余功胜侄儿的家。在他房间的衣柜内发现一本旧日记，有的署名柳青，有的署名载自振，日记本里记着很多事情，有工作方面的，也有个人生活方面的。其中有一篇《哭大哥》的文章，我看了之后大为震动。很明显，文章是他在荣成礼司令牺牲后写的，但在他牺牲后又有谁写文章呢？我很想看他的亲笔字迹。于是我就把《哭大哥》那篇文章撕下带回古宜，过后我到柳州，把这个事告诉余功胜。功胜告诉我：那本日记是自振的。那年在丹洲，自振下乡的时候，一些东西放在他的房里，自振牺牲后，二人的书杂在一起，搬上古宜，后又拿回白言老家存放，所以才保存下来……。我和功胜等同志几次相聚在一起谈论载自振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比较有才干的，当年三江举行革命武装暴动过程中，不论在莫部或荣部，载自振同志是一个起到相当作用的人物。

岁月流逝，人世沧桑，载自振同志牺牲至今已有四十年，当我看到《三江文史》第二期刊登莫虚光同志的文章中谈到载自振时，把我带入几十年前的回忆，现在我把保存多年的《哭大哥》这篇文章献出来，是为了对革命烈士的缅怀，让大家从中了解三江当年的一些真实情况。

哭 大 哥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你爆炸了！你发出万丈红光，照耀着这荒僻的山国！

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同胞，你捐献出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

你高举反压迫的义旗，振臂一呼，这蛮荒僻地，这湘桂黔的边陲，震动了！千万被压迫的同胞，怒吼了！于是，吃人的反动分子，在你面前战慄地倒下去！

你出身于被压迫阶层，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没有读过什么革命理论的书籍，你曾与腐败的统治阶级来往过，很可能藉此挤进统治者群，但，你很清楚地看出旧中国统治者的卑鄙与污浊。你对被压迫的同胞，怀着深深地热爱。对剥削者与压迫者，则怀着高度的愤恨。在爱与恨交织着的时候，你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妻弱子幼，忘记了亲老家贫……！

你时常说：“我不懂得什么主义，我只要解除同胞的痛苦，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同胞，我愿意拼掉我这条老命！”根据这个原则，你发挥高度的理智，拒绝了好友的诱降，使这些卑污的政治贩子，惊恐地抱头鼠窜！

你没有丝毫不官发财的观念，五个月零二十二天的革命斗争，你尽量地约束自己，把过去浪费的生活，变为刻苦节约，使无数的同志，受到你的感化！

你以英雄的气魄与义侠的作风处事，以慈母的心肠待人，因此，你能坚定不移地站稳革命的立场，罗致各阶层的同志，维系这紊乱而复杂的团体，一些自私自利与为非作歹之徒，站到你的跟前，都被你那正直的浩然之气所镇住。

你有知人之智与自知之明，因此，你很诚恳，而勇敢地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于是，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

你关心同志的安全，愤恨敌人的残暴，每次作战，你都不避危险地跑到最前线去，这次，为了反抗敌伪军的烧杀，

保卫你的村坊，你下最大的决心，反抗到底，于是，你身先士卒与敌人激战，在打完了两条皮带子弹之后，终于光荣地牺牲了！！

今天，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你这样壮烈地去了，剩下这复杂的队伍，好像失去了舵的小船，何时才登到彼岸？！

回忆李汉林同志

易显斌

一九四八年春榨完茶子后，李汉林同志叫我将茶油从孟寨油榨全部运下同乐，然后用民船运到长安建生商行出售。我是随李汉林同志下长安的，到长安后李汉林同志一个人下柳州，十多天后才从柳州回到长安。他回到长安的当天晚上十点左右，有两个人拿一支湖北漏和一支左轮手枪到建生商行交给他。第二天他叫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当时我问他说：“油钱收齐了吗？”他说：“我拿去买枪去了。”我说：“两千多斤茶油的钱才买得两支枪，到家若李雄他们问怎么交代？”他说：“还有一些没有运到。”我又说：“我们做生意要枪干什么？”他说：“守油榨呢！”我又说：“守油榨有两支就够了，干吗要买那样多？”他说：“不要多问，以后你会知道。

李汉林同志在长安买的枪，没有和我们同船运上同乐，我们回到同乐的第二天，才由良口的刘智心从长安运来同乐的。李汉林同志叫我把枪拿到孟寨油榨去。并说：“现在还没有茶子开榨，你到李求和（李通光）家里去住，有事我去找你。”

当年苗江广种大烟，一天平流乡的乡长梁志固带一个名叫崔金良的乡警各带一支驳壳枪来到孟寨李通光家。李通光躲在房里，叫我出面接待。梁志固问我：“你是李求和的什么人？”我说：“我是在对门寨开油榨的，在他家搭伙食。”那个乡警又问我：“你几时来孟寨的？”我说：“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梁志固又问李通光的爱人说：“李求和几时回家？”李通光爱人说：“不知道，可能要去蛮久才回来。”

梁志固走后，李通光要我下同乐去告诉李汉林，说梁志固这段时间经常来孟寨，若下次再来准备干掉他。我把李通光的话告诉李汉林。李汉林要我当晚赶回孟寨，叫李通光不要乱来，否则是要吃大亏的。并叫我第二天转下同乐，说有事要我去长安一转。第二天我赶到同乐时，李汉林同志交给我一封信，要我送去给建生商行老板。我把信藏在草鞋内赶紧到产口搭船下长安。建生商行老板接到信后，叫行内的一个伙计（三江林溪人，名叫永登）带我去柳城上雷找莫老板。

莫老板是李汉林同志的熟人，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转回长安时还给我们贰元零毫路费。

我回到同乐后，把莫老板的信交给李汉林同志，他就叫我上孟寨去和李通光他们一起到贵州躲一段时间。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我和李正君从贵州回到孟寨，